



小小说美文馆

主编

马国兴

吕双喜

流年

可是时光永不腐朽

郑州大学出版社



小小说美文馆

主编

马国兴

吕双喜

流年

可是时光永不腐朽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年:可是时光永不腐朽/马国兴,吕双喜主编.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7.1
(小小说美文馆)
ISBN 978-7-5645-3663-3

I . ①流… II . ①马… ②吕… III . ①小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9207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邮政编码:450052

出版人:张功员

发行部电话:0371-6665840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00 mm 1/16

印张:10

字数:146 千字

版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3663-3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编委名单

主 编 马国兴 吕双喜

副主编 王彦艳 鄢 毅

编 委 连俊超 牛桂玲 胡红影 陈 思

李锦霞 段 明 孙文然 阿 莲

阿 康 荣 荣 蔡 联 徐小红

郭 恒



序

杨晓敏

书来到我们手上，就好像我们去了远方。

阅读的神妙之处，在于我们能够经由文字，在现实生活之外，构筑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透过每篇文章，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故事与人物，也能读出作者的阅历，触摸一个人的心灵世界。就像恋爱，选择一本书也需要缘分，心性相投至关重要，阅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与自己的不同，而你非常喜欢，也会发现他与自己的相同，以至十分感动。阅读让我们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羁绊，人生也渐渐丰厚起来。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网络时代，面对浩若烟海的读物，读者难免无所适从，而阅读选本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诗经》到《唐诗三百首》再到《唐诗别裁》，从《昭明文选》到“三言二拍”再到《古文观止》，历代学者一直注重编辑诗文选本，千淘万漉，吹沙见金。鲁迅先生说过：“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为承续前人的优秀传统，我们编选了“小小说美文馆”丛书。

当代中国，在生活节奏加快与高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传统的阅读与写作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小小说应运而生，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时尚性文体。作为一种深受社会各界读者青睐的文学读写形式，小小说对于提高全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水平、审美鉴赏能力，提升整体国民素质，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小小说注重思想内涵的深刻和艺术品质的锻造，小中见大、纸短情长，在写作和阅读上从业者甚众，无不加速文学（文化）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不断被更大层面的受众吸纳和消化，春雨润物般地为社会进步提供着最活跃的大众智力资本的支持。由此可见，小小说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教育意义大于它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

因为小小说文体的简约通脱、雅俗共赏的特征，就决定了它是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我曾提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

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一千五百字左右)、审美态势(质量精度)和结构特征(小说要素)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我提出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除了上述的三种功效和三个基本标准外,着重强调两层意思:一是指小小说应该是一种有较高品位的大众文化,能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二是指它在文学造诣上有不可或缺的质量要求。

小小说贴近生活,具有易写易发的优势。因此,大量作品散见于全国数千种报刊中,作者也多来自民间,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们的创作左右逢源。一种文体的兴盛繁荣,需要有一批批脍炙人口的经典性作品奠基支撑,需要有一茬茬代表性的作家脱颖而出。所以,仅靠文学期刊,是无法垒砌高标准的巍巍文学大厦的。我们编选“小小说美文馆”丛书,是对人才资源和作品资源进行深加工,是新兴的小小说文体的集大成,意在进一步促进小小说文体自觉走向成熟,集中奉献出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兼优的精品佳构,继而走进书店、走进主流读者的书柜并历久弥新,积淀成独特的文化景观,为小小说的阅读、研究和珍藏,起到推动促进的作用。

编选“小小说美文馆”丛书,我们选择作品的标准是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的综合体现。所谓思想内涵,是指作者赋予作品的“立意”,它反映着作者提出(观察)问题的角度、深度和批判意识,深刻或者平庸,一眼可判高下。艺术品位,是指作品在塑造人物性格,设置故事情节,营造特定环境中,通过语言、文采、技巧的有效使用,所折射出来的创意、情怀和境界。而智慧含量,则属于精密判断后的“临门一脚”,是简洁明晰的“临床一刀”,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和质量,见此一斑。

好书像一座灯塔,可以使我们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不迷失自己的方向,并能在人生旅途中执着地守护心中的明灯。读书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情趣,一个对未来的承诺。读书,可以使我们在人事已非的时候,自己的怀中还有一份让人感动的故事情节,静静地荡涤人世的风尘。当岁月像东去的逝水,不再有可供挥霍的青春,我们还有在书海中渐次沉淀和饱经洗练的智慧,当我们拈花微笑,于喧嚣红尘中自在地坐着云起的时候,不经意地挥一挥手,袖间,会有隐隐浮动的书香。

(杨晓敏,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编辑,《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主编。)



目录

小鞋子	巩高峰	001
小黑店	巩高峰	006
成人礼	何君华	011
桥边的老人	何君华	014
手电筒	袁省梅	017
最香的一个冬夜	袁省梅	021
黍地里的秘密	修祥明	025
祥祥的明天	符浩勇	029
远逝的牛犄角	刘建超	033
外婆的压岁钱	万 芊	037
可是时光永不腐朽	安暮帆	041
塘	胡天翔	044
父子夜话	韦如辉	048
8月31日的父亲	韦如辉	051
脚印里洼着几只蝌蚪	李国军	054

马蜂窝,海金沙	李国军	056
白月光	李国军	059
爷爷的缸	崔立	062
柳笛带到小时候	贺敬涛	065
偷园	白秋	068
1986年的肉丝面	李世民	071
老马	李世民	074
线装书	高薇	077
太阳岛上	包利民	080
听赵瞎子说书	马贵明	082
二哥请我吃过一顿饭	马贵明	086
奶奶的荣耀	黄克庭	090
看见	蒋寒	094
寻隐者不遇	于心亮	098
你找梁羽生算账去	墨村	102
宁静的夜	田秋	105
父亲的味道	韦名	108
小巷	林庭光	112
关东少年	徐国平	115
老獾那双眼	杨海林	118
朗读的心	亦农	121
阴阳年	警喻	125

肉	连俊超	129
1986 年落雪时分	连俊超	133
南园	宋以柱	137
偷 杏	宋以柱	140
父亲和他的猎狗	徐建英	143
夜 魅	徐建英	146
泛黄的粽叶	徐建英	149

小鞋子

巩高峰

那双鞋在我眼前出现时，我觉得它简直不是从鞋盒里被拿出来的，而是自己跳出来的，带着耀眼的光芒。鞋是真皮的，枣红色的鞋面，橙黄色的牛筋底，鞋底有一排可爱的菱形方框，鞋带松松垮垮地系着，仿佛在懒散又傲骄地说：“你来穿我啊！”

这可是我的第一双皮鞋，而且竟然是我爸买的！



在我爸眼里，只有天塌下来才是事儿。所以他总出门，却连糖果都没给我们买过一块，更别说衣服鞋子玩具了，我严重怀疑他知不知道我们的衣服穿多大、裤子穿多长。可这次，我爸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竟然给我买了双皮鞋，是单独给我一个人买的哦！天啊，他挑的还是最洋气的枣红色，最神奇的是，他竟然知道我脚是几码……

这种种破天荒加在一起，让我心里严重不踏实。那天傍晚，我妈给我洗脸、洗手、洗脚，然后试鞋子，我不知道试穿鞋子为什么要洗手洗脸，只是有些恍惚地照做。我惴惴不安地想，不会等一会儿把我梳洗打扮好了，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然后将我卖了吧？

皮鞋正合脚，软软的底、硬硬的帮，系上鞋带，我妈高兴地拍了拍手，让我走两步，说：“去给你爸看看。”我像是踩在棉花上，不，肯定是踩着云朵，摇摇晃晃、扭扭捏捏地走到我爸跟前，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那一刻我只希望自己无限缩小，最好能缩到鞋子里。因为以往我爸出门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算旧账——看看他走之后我都干了多少坏事、惹了多少祸。

可现在他一直对我笑，笑得我心里发毛。

见我表演完毕，我妈笑着招手让我回去，说：“我先替你把皮鞋收起来，等过年过节或者有什么重要日子，你穿出去绝对洋气！”

我这才发现弟弟小肆的眼神，那已经不是羡慕嫉妒恨所能形容的了。我有点儿心虚地低下头，看着我妈仔细地把鞋子裹上防潮纸，装进盒子，塞到床下的箱子里。小肆的眼睛一直跟着那双鞋走，等我妈盖上箱子推进床底下再放下床单，小肆的眼神似乎还黏在鞋上。

我心里噼里啪啦开始翻日历，我妈说的过年过节或者重要日子——下一个星期堂哥结婚，全家都要去吃酒席，这算不算重要日子？

我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酒席上人太多，那些菜汤汤水水的，把鞋弄脏了怎么办呢？

我在心里继续翻日历。中秋节刚过，过年可离得有点儿远，冬天都还没

到呢。那,只能等下个月了,因为下个月学校颁奖大会要颁发上学期班级前三名和三好学生的奖状奖品,我肯定是要上台的。想象着我穿着闪闪发光的新鞋子,一步一步“咔咔”走上台,腋下夹着奖状,手捧着奖品,全校老师和同学都能看到我枣红色的皮鞋,然后“哗哗”鼓掌,那我得多有面子!

我很快就把自己的脑海里描述无数遍的场景说给小利听,想提前得到点儿艳羡。可是小利满眼的怀疑:“你爸揍你都嫌不够,还能给你买新皮鞋?”

我就知道小利不会相信,所以趁我妈不在家,我掀起床单,拉出箱子,打开鞋盒,解开防潮纸,让小利亲眼看看。小利看完还用手摸了摸,装作内行的样子说:“皮子不错。”我满足地把防潮纸裹上鞋子准备放回去,发现鞋子的鞋带没了。我带着点儿惊慌一回头,一道身影闪过,是小肆。他眼里有几分惊慌,却装作没事人一样。

“是不是你拿了鞋带?”我没有大喊,也没有生气,我喜欢先礼后兵,“要是拿了赶紧给我,就什么事儿也没有。”

小肆微微低下了头,接着又仰了起来,说:“如果你答应把皮鞋让我穿一下,我就把鞋带给你。只穿一下!”

我懒得跟小肆计较,我是他哥哥,赢了他我也不光彩,万一输了——当然我不会输的,我说的是万——我爸很快就会帮他赢回去。所以我点点头,大方地说:“没问题,不过要等我先穿过之后。”

小肆一见我点头,就兴奋地跑到里屋,从他的书包里拿出那两根鞋带,我仔仔细细穿回到鞋上。

等待颁奖大会的日子是我一天一天掰着指头熬过去的,我每天似乎都能听到鞋子在我妈的床底着急地“砰砰”乱跳。

可颁奖大会终于到来的那天,天公不作美,一大早就满天乌云,要下大雨的样子。我妈不肯让我穿新鞋去学校,说下雨了又是水又是泥的,会把新鞋穿坏了。我带着侥幸心理进行最后的努力:“天气预报没说有雨,也许不

会下呢。”

没想到一旁的奶奶说话了，她跟我妈三天两头吵架，这次竟罕见地站在我妈那边，说：“今天肯定要下雨，昨天我这手腕就疼了。几十年了，手腕一疼准下雨，比天气预报还准。”

连最疼我的奶奶都不帮我，我只好悻悻地带着一肚子的失望和落寞去学校，即将到来的颁奖大会让我觉得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这个机会错过了，后面只能再等过年，到时配上新衣服，走亲戚串邻居的，也能熠熠生辉。想想那一刻，盖过小利他们的风头，成为大家的焦点，那是肯定的。

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不然这中间好几个月的时间，让我怎么过呢？好在还有比我更着急的小肆。我有机会而不能穿新鞋，他显得比我更失落，因为说好的，我不穿第一次，他就别想尝鲜。

所以大年三十的那天早晨，小肆醒来的第一件事不是问我妈要他的新衣服，而是催着我赶紧穿新鞋。外面下了大雪，穿上新皮鞋“咯吱咯吱”这么一踩，每一脚下去就是一溜菱形小方框……我想着就乐，赶紧套上新衣，这会儿小肆已经跳下床帮我拿来了新皮鞋。

奇怪的是，第一只鞋我就感觉似乎穿不进去了。鞋带系得太紧？我松开鞋带，重新再试，冤枉鞋带了，的确是塞不进去。我有点慌了，脱下脚上的厚棉袜，这下勉强穿上了，可是脚在鞋里是弓着的，像只委屈的老鼠。

我焦急地叫来我妈，问她这是怎么回事，话里满是埋怨。这肯定怪她啊，好好的新皮鞋，总也不让穿，你看，热胀冷缩，鞋子变小了吧！

我妈试着把我的左脚也塞进了鞋子，让我站起来走走看。可哪里能走哇，光站着双脚就钻心地痛。我奶奶一直跟我说她小时候裹小脚的各种痛苦，在我想来，那痛也不过如此吧？

我妈见我满脸痛苦的表情，反倒笑了，说：“今年先长脚，明年该长个头了！这鞋你没法穿了，只能给弟弟穿。”

听我妈这么一说，我和小肆都愣住了。我们俩的愣不一样，小肆满脸都是意外惊喜，而我则是心疼、不甘、惊讶、惋惜……复杂难言。这下倒是一切都应验了，小肆的确是在我穿过之后才能穿这双新鞋，不同的是，他不是只穿一次，而是要一直穿下去，直到鞋子穿烂或者他也穿不下为止。

我坐在床上，惆怅地看着大年三十满地的大雪，这个年真是……我唯一的安慰是“今年先长脚，明年该长个头了”。虽然失去一双新鞋，但长高一些总是好事，这，算是我的新年礼物吧！



小黑店

巩高峰

天底下最好听的声音是什么？是我妈在厨房里正忙活着，突然探出头来朝我喊：“酱油没了，快去‘叽咕咚’家打一斤，等着下锅炒菜！”

你看啊，酱油是一块钱一斤，而我家的酱油瓶即使装得满满当当的，也不过八两。可是每次我妈把酱油瓶递给我的时候，都是顺手给我一张一块的钞票——嗯，她身上有八毛的可能性很小，也没法现折个角让一块变成八毛。所以，打一瓶酱油有两毛钱的油水可捞啊！

我妈也知道一块和八毛的秘密，所以她总会在我欢天喜地地冲出家门的时候补一句：“你看着点儿，别让‘叽咕咚’往里兑水！”

“叽咕咚”这名字一听就是外号，他大名叫纪国栋，五十多岁，他的食杂店里卖油盐酱醋糖这些鸡零狗碎的生活必需品。往叽咕咚家跑的路上，我心里的小算盘噼里啪啦就打开了。最近我看上小虎队的一盘磁带，小利已经有了，好听得要死。小利倒也愿意借给我听，可总不能整天借吧？不过这阵子我手头紧，如果靠一个月打一回酱油攒的那两毛钱，我估计小学毕业也不一定能买到手。

没别的办法可想，只能学叽咕咚，硬抠。我看着叽咕咚家的方向，忍不住笑了。叽咕咚的抠，早已冲出我们村走向全镇了——这人又高又瘦，所以

他喜忧参半。喜的是瘦,这会让他饭量小,吃得少。而高就是忧了,因为做衣服费布。这可不是我笑话长辈,就说他家那食杂店吧,屋里永远黑咕隆咚,他不肯开灯,嫌费电。当然,另一个说法是:他为了给别人打酱油、醋和酒的时候,光线不好可以掩护他往里兑水。我最讨厌的是他家的屋里比外面低一截,像个坑,却又弄了一个又高又宽的青石条当门槛。我每次进屋,一下扑进黑暗里,感觉跟跳悬崖似的。问他为什么弄这么高的门槛,叽咕咚在黑暗里幽幽地说:“你小孩子家家的知道什么!这地形聚财,水往低处流知道吧!”



说起叽咕咚抠门的事儿,那可够我坐在青石条门槛上说上半天的。挑一个我亲眼见过的吧。叽咕咚喝粥——桌上一碗玉米渣子粥,一小碟黄豆酱,大概几粒黄豆隐约可以数出来。他先顺着碗边儿呼噜呼噜喝上几大口

粥,停下来,夹一粒蘸着酱的黄豆,放嘴里咂巴两下,之后又夹回碟子里。然后又是喝一阵粥,再把那粒又蘸上酱的黄豆放回嘴里。几次三番,碗里的粥没了,他才夹着那粒黄豆,和着最后一口粥,嚼着咽了下去。他喝过粥的碗和筷子干净得根本不用洗。

叽咕咚对自己抠,别人顶多就当看笑话,可他对别人也抠,大家就有意见了。在他家买东西,就没有不被他克扣的。盐、糖从来都是连纸和包扎绳一起算重量卖的。酱油、醋、酒,一斤兑二两水,人尽皆知。就连去他那儿买盒火柴,里面也会被他抽出好几根来留着自家用。可是没办法,村里一共就两家食杂店,总不能锅里还炒着菜,穿过整个村去另一家买吧?再说了,用我爸的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无商不奸。

想了半天,我只能寄希望于把叽咕咚盯紧一点儿,好给自己留点儿机会。我小心翼翼地从门槛上扑进黑暗里,甜甜地叫了一声:“纪大爷,我妈让我打半斤酱油!”

叽咕咚在柜台里疑惑着“嗯”了一声:“打半斤?你家每次都是打八两的。”

我脸热了一下,估计红了,好在屋里黑,看不见。我淡定地说:“嗯,今天我妈说打五毛钱的先对付一阵。”

叽咕咚慢悠悠起身,接过我手里的酱油瓶,凑在眼前迎着外面的光线看了看,然后弯腰往角落里走。我慢慢适应了屋里的光线,看到柜台上放着一盒拆了一半的火柴,显然是叽咕咚又从每盒火柴里克扣了几根,于是我抓过来“嚓”的一声,点着了一根,讨好地说:“纪大爷,我给您照亮儿!”叽咕咚满脸都是恼怒:“这孩子,照什么亮啊,闭着眼我都不会弄错。你乱擦火柴,浪费,又不安全,这缸里可是好酒,着火了怎么办?”

我抿着嘴笑了。我不过就是提醒他,我在你身后看着呢,别使花招。叽咕咚在黑暗里熟稔地把漏勺准确插进酱油瓶中,拿起半斤的勺,在酱油缸里哗啦哗啦搅了几下,舀了一勺,灌进酱油瓶,发出汩汩的细碎声响。